



文—Marang Saway 張鴻邦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生)

Aborigines-Themed Movies in the Aspect of Media Literacy: The Viewpoint of an Aboriginal Youth Who Majored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メディア教養から原住民族をテーマとした映画を見る——メディア学
科の一原住民学生の考え

從媒體素養看原住民族主題電影—— 一個原住民傳播學生的想法

媒體素養 ▼

「尤幹，回部落去，做一個真正的泰雅人吧！」——《靈魂的旅程》

「雖然我是日本警察，但我沒忘記我和你們流著一樣的血…你將來要進日本人的神社？還是我們賽德克祖靈的家？」——《賽德克·巴萊》

「你是不是要去打獵啊？我們跟你一起去啊。我覺得你很帥耶，當男主角好不好？」——《不一樣的月光》

同樣身為一位原住民，我沒有懷疑過原住民男生的帥氣，但是原住民成為電影主角，卻是這幾年才發現的「新鮮事」。這不是說過往台灣電影中沒有出現過原住民演員，不過，原住民族歷史或文化成為電影（這邊尤其指的是主流電影，因而暫時捨棄紀錄片不談）主題，2011年是個值得提及的一年。

這一年裡，台灣電影院上映了三部以原住民族為主題的電影，分別是《靈魂的旅程》（2011/04）、《賽德克·巴萊》（2011/09）、《不一樣的月光》（2011/11）；三部影片中出現大量原住民籍演員、敘說大量族語。尤其，《不一樣的月光》的「女」導演陳潔瑤是泰雅族人（除族群外，我想性別也是值得強調的）。

就手邊可以搜尋到的資料，《靈》片的大台北票房約為61萬，《賽》片全台票房8.8億，《不》片大台北票房則為225萬。在傳播圈一個不成文的說法是，一部片的大台北票房約為全台票房的一半；那麼，《靈》片的全台票房約為120萬左右，《不》片則可能為450萬。關於這些電影與現象，可以選擇關注點與切面很多，我想依台灣的社會與傳播環境而言，「媒體素養」這概念也許值得一說。

過往台灣電影中並非沒出現過原住民演員，但是原住民成為電影主角，卻是這幾年才發現的「新鮮事」。（圖片提供：伊萬納威）





當我們要評估或鑑賞媒體時，需要有「質疑」的態度，例如：作者由誰製作、作品呈現的價值與觀點、是否受到政治或商業的影響、誰得利或誰受害？圖為《賽德克·巴萊》片場霧社街。（圖片提供：伊萬納威）

什麼是「媒體素養」？一項簡單的描述是：以多種形式去近用、分析、評估、製作媒體的能力。媒體素養是21世紀的教育之路，民眾的媒體素養基礎，在於瞭解媒體的社會角色，並擁有民主社會公民所需的質疑和自我表達的能力。



媒體素養：鑑賞到賦權

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或者翻譯成「媒體視讀」，我們甚至可以放寬地來看待，將其泛指媒體教育。此概念雖然是這十幾年成為討論焦點，甚至成為教育政策、融入教育課程當中；不過，其核心概念則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也就是電影開始成為大眾休閒娛樂之時；後來到了1960年代，電視逐漸成為關注（撻伐）的對象。

那什麼是「媒體素養」？一項簡單的描述是：以多種形式去近用、分析、評估、製作媒體的能力；稍長一點說法是：媒體素養是21世紀的教育之路，它提供了一個框架，用來近用、分析、評估、創製訊息，不拘媒介形式…從印刷到影視到電腦網路。民眾的媒體素養基礎，在於瞭解媒體的社會角色，並擁有民主社會公民所需的質疑和自我表達的能力。

上面的描述裡，有幾個關鍵字值得挑出來再說明或是強調。首先是「近用」，也就是接近與使用媒體的機會。這在表面上，要求了民眾皆有機會或是能力去收看、收聽到媒體內容；較為深層的涵義則是，民眾有權利透過媒體表達自己的聲音，特別是處於傳播資源弱勢境況的群體（如原住民族、身障團體、偏遠地區等），更需要政府規劃具優先性的政策來保障這些群體。

接著是「評估」，或者可說是鑑賞能力。當我們要評估或鑑賞媒體時，一種是從美感或從品質來著眼，欣賞某個廣播電視節目、電影或是文學作品如何吸引我們，讓我們有愉悅甚至是感動的情緒；另一則是從技巧面來檢視其手法是否有水準，而技巧高明與否則又可能影響欣賞的過程。當我們能夠鑑賞媒體時，這某方面也意味著我們擁有一定的媒體製作能力，這從簡單的



從內容、產製與社會影響三個媒體素養面向探討原住民主題電影時，可以引起持續不斷的對話。我們應當意識到一部電影並非「神器」，無法面面俱到地充分滿足我們對它的期待；但仍可思考原住民主題電影的「可能性」——如何呈現「適當的」原住民形象以及「原住民族美學」。



攝影構圖（例如平常出遊的拍照）、影片拍攝與剪接（家庭影片也是一例）到分享能力（像是將影片上傳到網路分享供大家欣賞）等不同層面。

再來，如果我們說我們開始知道媒體內容是由某些人在特定目的下所製作出來時，這進一步提醒了我們需要有「質疑」的態度。也就是，我們需要時時提醒自己，是誰製作了這項媒體作品？作品呈現了什麼樣的價值、觀點？是不是受到了政治力量的影響、商業利益的驅使？誰得利、是否有人權益受到損害？

最後，則是自我表達的重要性，簡單來說，也就是綜合運用上述能力與態度的能力：如果我們發現媒體內容無法滿足我們的需求、扭曲了我們相關群體的形象，甚至是損害了我們的權益時，我們必須透過媒體（近用或是製作）將我們的想法表達出來，以導正、補充甚

至是反駁媒體的錯誤。媒體素養的最終目的，其實也就是肯定了媒體在當前社會環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與影響性，藉由讓民眾理解媒體邏輯與擁有使用媒體的能力，促成公民社會的良善發展。這其實也正是台灣媒體素養政策的目標。

2002年10月，教育部公布了「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明確表明了媒體素養在當前台灣社會與教育體制中的重要性。政府希望透過此份白皮書與相關政策——也就是透過在社會與教育體制中擬定一連串的措施與安排——讓民眾擁有「釋放」與「賦權」的能力。「釋放」指的是個人在心智上能夠穿透媒體所建構的迷障，不被媒體左右；甚而參與社會議題，使用媒體表達個人或群體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促進公民民主素養。「賦權」則指個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選擇、評估媒體及其內容，透過理性的思考與對話，來影響、督促媒體改善內容，乃至培養公民產製創意的、良性的、教育的訊息，共同建構社區品味、提高社會的文化品質。

怎麼討論原住民主題電影？

從前面提到的媒體素養涵義討論電影，將



我們應當意識到一部電影並非「神器」，以對話代替過於直接地以「好」或「壞」下定論，這正也是媒體素養的核心精神。圖為《賽德克·巴萊》導演魏德聖與美術顧問邱若龍談該片的美術設計與動畫。（圖片提供：王雅萍）



著眼於原住民族美學時，這進一步意味著我們希望電影工作者在拍攝原住民族主題電影時，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熟稔。
(圖片提供：伊萬納威)

可以分別從內容、產製與社會影響三個面向著手；從這三個面向來看待文章開頭提到的三部原住民族主題電影，則可以引起持續不斷的對話（是的，對話而非過於直接地以「好」或「壞」下定論，這正也是媒體素養的核心精神）。於是，我們應當意識到一部電影並非「神器」，可以面面俱到地充分滿足我們對它的期待，例如傳承族群語言文化、激起族群自覺意識、教育社會大眾正視原住民族權益，又能達到開懷大笑的娛樂功能。雖然如此，我仍然覺得可以從「內容」與「產製」二面向來多思考些原住民族主題電影的「可能性」。

在內容面，我們除了希望電影呈現出「適當的」原住民族形象之外，也許我們可以從敘事手法與呈現來思考如何表達「原住民族美學」。Zacharias Kunuk，一位Inuit導演，他說一些Inuit長輩曾批評到，Inuit受訪者在有些非Inuit電視節目畫面中多在談話，這使得Inuit人呈現出來的形象看似只說話而從不做事，而這是與部落生活相反的。這樣的「觀」點，影響到Kunuk拍攝Inuit影片時運用了大量遠景畫面，來強調被

攝者的行動而非談話，於是呈現出不同於一般紀錄片手法的原住民族攝影敘事觀點。也就是說，當我們在欣賞或是討論原住民族主題電影時，一方面意識到其中的文化元素是否適當之外，另一方面也許可以思考，從部落的觀點與生活習慣，我們會如何敘說、呈現這則故事？

著眼於原住民族美學時，這進一步意味著我們希望電影工作者在拍攝原住民族主題電影時，能夠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熟稔，特別是原住民電影工作者。而這樣的期許（或說是要求），是可以從學校教育著手的。近年來，台灣大專院校地景中出現了好幾所傳播科系原住民專班，還有原住民族傳播中心，培育原住民族傳播人才是共同核心目標之一（這些系所可見《原教界》第45期（2012）專題介紹）。當我們從上述期許來思考這些專班與中心時，那麼，充分的原住民族文化接觸與課程設計將會比起專業技術課程更值得系所與學生投入其中。什麼是原住民族主題電影？能夠呈現出何種不同於主流電影的敘事思維與攝影美學？我想，這是從媒體素養思考原住民族主題電影時，可以當起點的問題之一。◆



張鴻邦

阿美族，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Fata'an）部落人，族名Marang Saway，年齡階級是Latiyol。目前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生。認為原住民族廣電事務應以國家廣電政策視角予以擘劃與推動，然學術工作之外，最大的希望是能盡快向父親學習族語、捕魚及鳥等專業能力。